

白族“结老友”习俗及其社会学分析

——以云南大理镇为例

杨和倩¹, 杨江梅²

¹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云南 昆明

²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青海 西宁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9日

摘要

“结老友”是大理白族地区一项传统且运用普遍的习俗活动。它仅发生于白族青少年时期, 不同家庭通过这一习俗发展出“拟亲属”关系, 从而扩大了当地人的社会关系网络, 增加了人们的社会资本, 在白族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大多数的白族人都会在青少年时期就完成这一活动。这一项活动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白族乡土文化, 在白族人的日常生产生活、社会秩序、伦理道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 还为未来的人际交往、个人人格的自我完善做出了大的贡献。“结老友”这一习俗在建构拟亲属关系、资本积累与流动方面发挥着社会功能, 同时, 随着社会发展, 还在当代社会发生了新的变化。

关键词

结老友, 拟亲属, 社会关系

The Custom of “Making Old Friends” of the Bai Nationality and Its Sociological Analysis

—Taking Dali Town of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eqian Yang¹, Jiangmei Yang²

¹School of Sociolog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²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Qinghai Minzu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Received: April 7, 2026; accepted: May 1, 2026; published: May 9, 2026

Abstract

“Making old friends” is a traditional and common custom activity in Dali Bai area. It only occurred in

文章引用: 杨和倩, 杨江梅. 白族“结老友”习俗及其社会学分析[J]. 交叉科学快报, 2026, 10(3): 515-521.

DOI: 10.12677/isl.2026.103064

the teenage period of the Bai nationality. Through this custom, different families developed “quasi-kinship” relationships, which expanded the social network of local people, increased people’s social capital,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Bai people. Most of the Bai people will complete this activity in their teenage years. This activity has created a unique local culture of the Bai nationalit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aily production and life, social order, ethics and morality of the Bai people, and also make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futur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self-improvement of personal personality. The custom of “making old friends” plays a soci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kinship,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flow.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new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Make Old Friends, Quasi-Relatives, Social Relat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大理镇“结老友”习俗的内涵

1.1. 习俗概念

“结老友”亦可称为“结契”或是“打老友”，意思是结交终身亲密来往的同龄好友。这在大理白族地区是最常见、最普遍的风俗习惯，多发生于白族人的青少年时期。在桂西北也有类似这样的活动，称为“打老庚”[1]。在这一活动中，有一些基本的条件：一是性别，“结老友”仅限于同性别之间发生，性别要求是最基本也是不可更改的要求。二是民族，在这一方面白族有着开放、包容的美德，他们并未要求必须是同地区的同民族才可以结为老友，一个本地的白族孩子可以和其他地区的其他民族“结老友”。三是老友人数，一个孩子可以和多人结为老友，对于这一点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与要求。

1.2. “结老友”习俗渊源

“结老友”这一风俗活动存在历史悠久，但是对于它的来源却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这项活动的传承依靠的就是白族人民的代代相传，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要追溯这一习俗的渊源或许可以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和过往记忆中窥探一二。“结老友”的社会原因总结起来也是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期，人们能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都较为落后，生活在同一个农村社区中的人们会选择相互帮助、相互扶持。通过“结老友”来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也以此来发展自己的社交能力，依靠集体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能力，改善生存环境。双方家庭会通过时不时交换生活物资的方式来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

第二，在过去，受到医疗水平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流失程度很大，很多家庭都会出现人丁稀少的情况。通过“结老友”进而建立起一个“拟亲属”关系，为自己的家庭增加人气，借此改变由人丁单薄引起的内心孤独等消极的心理状态和现实。同时，结成“老友”之后的两个家庭之间也会互帮互助。

1.3. “结老友”的形式

作为白族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习俗活动，“结老友”也有着不同的形式，分别是青少年自己遇到了志同道合的好友，希望与之关系更加亲密，进而自己选择结成“老友”；父辈是很好的朋友，为了延

续两家的深厚情谊,就为自己的子辈结下“老友”;青少年一方的父母觉得另一方的家风、品行、学识、健康状况等方面都很好,值得自己的子女和家庭与之交往,故而选择与对方“结老友”;同名同姓的缘分也是双方结成“老友”的契机。

第一种,自愿结交。这一形式的意思是青少年本人在某种场合中认识了与自己兴趣相投的挚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自愿结成“老友”。随着教育普及,学校就是孩子结识朋友的主要场所。在学习过程中,双方发现彼此与自己的脾性相同,自愿与之结为更亲近的“老友”,将原本普通的同学、朋友关系升级,增加交往的亲密程度。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自愿结交,认为自己选的“老友”与父母为自己选的“老友”要更合心意,双方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和兴趣爱好。

第二种,世袭结交。这种形式是从家中长辈开始,从父辈这一代开始就是“老友”,在多年交往中两家人相处得十分融洽,来往也密切,碰巧两家的下一代又是同性同龄,为了延续双方之间的深厚感情,这种“老友”关系便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来。选择自己“老友”家的孩子作为自己家孩子的“老友”还有一个原因,两家人常常来往,对对方的人品、德行等十分了解,与其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新的结交对象,还不如选择自己熟悉且了解的小辈。

通常来说,这种“老友”关系至少会影响到四代人,如果采用世袭结交的方式,则可能会牵涉到更多人。这种亲密的拟亲属关系除了在代内流传,更多的是在代际间流动,使两个家庭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过程中得以扩大。

第三种,父母的选择。这种形式的意思是青少年一方的父母某种情境下探听到周围某家人声望不错,且家中还有年龄、性别等各个条件都合适的孩子,从而主动上门邀约对方与自己家孩子“结老友”。虽然是父母结下的“老友”,但青少年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和睦的,交往密切,双方都会将这种感情看作是珍贵的关系,十分乐意和“老友”来往。

第四种,同名同姓的缘分^[2]。在大理镇这个农村社区中,中国社会传统的熟人社会特征使得当地人的关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名同姓在这一地区时常存在。能够遇到与自己同名同姓的同性是一件很有缘分的事情,以这种缘分为由结成的“老友”更带上了一种锦上添花的意味。

1.4. “结老友”后的关系和交往方式

人际关系可以根据不同纽带将社会关系分为不同类型,分别是以血统或生理联系为基础形成的血缘关系;根据人们所处的区位结构或地理位置划分的地缘关系;以人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业缘关系;以及由于不同的兴趣爱好形成的趣缘关系^[3]。而白族的“结老友”习俗则是在当地人之间产生了一种“拟亲属”关系,这种关系纵横交错,在农村地区既是对原有社会关系的强化补充,又在原有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关系。

结成“老友”之后,双方家庭即称为“干”亲家,在日常交往中,双方称呼对方时一般会省略“干”,直接称为“亲家”。青少年会直接称呼对方的父母为爸妈,以此彰显出两家的亲近。在以后的各种仪式中,两家人都会以家族中最近的血缘亲人的待遇来邀请和帮助对方。逢年过节两家人一定会来往走动,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其中一方家里发生了任何喜事或者灾祸,不论大小,另一方一定会来,表示自己对“老友”家的关心和关注。

2. 大理镇“结老友”习俗当代变化及其原因

2.1. 当代社会中的变化

年龄在50岁及以上的人“结老友”之后会一直与对方保持着友好亲密的关系,他们很注重这种“老友”情谊,而且还在不断地努力促成下一代之间的友好关系。但是年纪轻的人并不会将这种关系看得太

重要,有的会将这种“老友”看作普通朋友,有的甚至就不会有任何联系。同时,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不太会为自己的孩子“结老友”,他们其中很多人都有“老友”,但是他们并不会像老一辈一样,将这种情谊一直延续到下一代,认为做朋友就很好,不必一定要到“老友”的地步。

此外,青少年自身也不热衷于“结老友”,因为“老友”结成后和朋友没有区别,“结老友”还需要举行仪式,同时要为维持这种关系付出时间、精力,为了避免这些繁琐的部分,年轻人宁愿选择不“结老友”。

白族人“结老友”常见的一种形式就是父辈之间相处融洽,为了延续这种关系则选择将自己的子女与对方子女结为“老友”,但实际上,这种形式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结老友”的当事人之间并不认识或者是并不熟识,彼此之间只是点头之交。在这样并不熟络的关系下结成的“老友”自然不会走得长远,到最后只是徒有“老友”的名头而没有“老友”的感情。“结老友”原本是为了联系当地居民的情感,使白族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增加更多的人际关系。但现在“结老友”之后两个家庭之间的来往远远不及过去。很多人是在父母的安排下结成的“老友”,但是除了年轻人本人和“老友”之间没有过多交往之外,连父辈之间的来往也会减少。

2.2. 变化原因

大理白族有着很多的文化资源,作为其中之一的“结老友”习俗与白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展现了白族独特的民族风貌,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而成的,在传承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影响从而发生变化。变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各民族交流交融交往的具体表现

“结老友”作为白族传统的风俗习惯,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着变化。中华民族是在几千年的民族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会出现各种文化形态([4], p. 46)。历史上发生的移民迁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既是汉族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过程,也是少数民族向汉族地区迁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发生一定的交流交融([4], p. 50)。

近年来,大理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因为自身的地理条件优势、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和影视作品的宣传而被大多数人认识。大量外来人口进入该地区,除了物质资料的交换与发展,文化交流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大理地区被不断地开发,汉文化逐渐进入大理,白族文化也在不断被汉化。

2. 理性化思想的影响

当代文化的进入使大理地区的白族年轻一代在接受了不同于以往的传统民族思想,对原有的传统习俗也有了自己的新看法和新思考。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中的人情往来往往会变成白族人选择不“结老友”的一个原因。“老友”结成后,两家人就成为了十分亲密的亲戚关系,在经济方面,需要支出的人情礼金就会增加,这会给家庭经济带来一定的负担。同时,“结老友”之后还要花时间、精力去维系两家之间的关系。受到外来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的白族人在对待传统习俗方面有着与父辈不一样的想法,他们会从自己的角度理性地看待这一传统。

3. 现代化进程打破传统社会的交往方式

社会流动性加强,新型城镇化正不断地吸引着年轻一代走出家乡,传统的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熟人社会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被打破,使得白族人与陌生人打交道的的时间越来越多,建立长期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少。“结老友”这一活动主要是发生于白族人的青少年时期,很多孩子在父母外出务工后会跟着随迁。这时,这些孩子的社会关系网就跟着父母迁移到了其他地区,哪怕之后再回乡读书、生活,也已经错过了最佳的“结老友”年龄。同时,在其他地区接受的知识与白族地区自小教授的传统文化不同,

导致青少年对这一习俗也并不是很了解。由此, 白族人“结老友”的意愿也在不断下降。

同时, 现代社交媒体的出现拓宽了人们交流的渠道。QQ、抖音、微信等现代社交工具。使得原有的面对面交流的熟人社区变成了存在于网络中的虚拟社区,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突破了时空限制, 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社交形式, 进而“结老友”这种传统的社交习俗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力量。在虚拟社区中建立的新的社会关系使得原有的社会关系网不再是单一的情感来源, 对于传统的习俗活动带来的交往需求也慢慢地被替代。

3. 大理镇“结老友”习俗的社会学分析

3.1. 拟亲属关系的建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老友”是人为构建的社会关系。最早的拟亲属关系是出现在收养关系范围之内, 将其作为真正亲属关系的一种补充, 用来形容不存在真实血缘关系的亲属关系。早在 1861 年, 梅因就提出收养关系包括在亲属关系中, 将其确定为一种“合法”的拟制[5]。关于人的社会关系, 格兰诺维特从时间跨度、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方面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两种类型, 通过“强关系”获得的资源是长久且坚固的[6]。放到中国来说,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到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 差序格局是这个社会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特征, 这个特征的基础就是血缘与地缘关系([7], p. 23), 同时, 这两类关系也是在“强关系”的范畴。人们寻找资源先是从“强关系”入手, 再拓展到“弱关系”中。格兰诺维特将不同社交圈之间建立的关系称为“桥梁”, 这种“桥梁”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流动, 给各种信息交流提供了一种渠道。关系是社会资源获取与配置的一种手段, 人们在寻找关系的时候, 都是先从强关系开始, 之后才拓展到弱关系[8]。拟亲属有着社会建构作用, 乡村社会通过“拜干亲”等方式将原本不相识的陌生人变为“自家人”, 双方相互之间建构起一种信任与互助关系。

白族的“结老友”就是建立一种拟亲属关系, 受到中国传统社会血缘、地缘关系的影响, 当地人“结老友”首先从身边的朋友、同村的熟人开始。虽然白族人对于“结老友”的对象没有过多限制, 但在实际生活中, 人们“结老友”时首选是身边的熟人、同地区的人以及同民族的人, 很少有人会跳过这些“强关系”而直接选择外乡人作为“老友”。对于当地人来说, 他们本来就有一种社会关系网络, 这就是原生性社会关系网络, 这是天生的社会关系, 是指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这一类天赋型社会关系网络。而另一类就是在成长过程中通过与他人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 “老友”就是白族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通过“结老友”将青少年的社会关系扩大, 在已有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拟亲属关系。既拓宽了青少年本身的社会关系网络, 也为自己家庭增加了新的社会资源来源。

3.2. 资本的积累与流动

布迪厄的“场域”观点首先来源于物理学中的场论, 但与物理学不同的是, “场域”并不像“场论”一样是清晰可见的, 它给行动者提供了一个可以将社会物质结构和精神结构与行动者自身联结起来的场所, 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布迪厄提出, 在实践活动中有四个主要的资本, 分别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这四种资本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则, 且相互之间可以转化。

通过“结老友”这一活动, 扩大了当地人的社会关系网络, 这时, 社会资源的获取途径也就有所增加。原本的社会资本是以血缘、地缘为主要来源, 亲戚、朋友、邻居是主要的社会资本获取对象。而“结老友”之后, 社会关系增加, 从而在保留原有社会资本的基础上, 增加了人脉关系, 扩大了社会资本涉及的范围, 促进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布迪厄认为, 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取决于他能够动用的社会关系的数量[9], 进一步也指出保持社会关系网的重要性。

在维护“老友”关系的过程中,“人情”必不可少,是经济资本产生、积累以及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转换的中介。人情是社会礼俗的外在表现,礼物交换存在由来已久[10]。发展到现代,人情往来以货币作为主要表现形式。所以,现在不论是丧葬、婚礼等人生大事还是普通的日常探望都是以金钱作为人情的代表。这也就带来了经济资本的积累和交换。结为“老友”的两家人在彼此家庭中等同于这个家庭的亲兄弟姊妹,所以在日常的人情往来方面,经济支出是必要的。一方家里举办婚礼等仪式时,双方通过礼金的交换来表现两方之间的亲近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就发生了相互转换。

3.3. “结老友”习俗的社会功能

白族“结老友”习俗存在时间悠久,对当地人的生活有着很重要的社会功能,使白族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得以扩大。同时,互助观念贯穿于白族人的一生,通过“结老友”这一发生在青少年时期的习俗活动让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得以转化并积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能够在各个方面获得帮助,在少年时期为白族人民的互助观念打下基础,此外,在个人人格培养、道德约束方面也有益处。

1. 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大

通过“结老友”,当地人在原有的社会关系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联系。中国的乡土社会以差序格局为主要特征([7], p. 25),“结老友”这一活动建立了一个介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之间的拟亲属关系,它以一种不成文的方式将几个家庭或者家族连接在一起,使原本的差序格局不断被扩大([11], p. 135),在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的同时,对原有的社会关系进行再一次巩固。而且,结成“老友”不只是两个人的事,这会涉及到两个家庭,同时至少会关系到四代人之间的交往。这种拟亲属关系承担了部分亲属关系的职责,发挥着与亲属关系相似的作用,对传统乡土社会中存在的血缘、地缘关系做了很好的补充,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凝聚[11]。通过“结老友”建立起来的拟亲属关系形成了“老友”之间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交换机制[12]。

社会关系网络的发展对乡村治理也有好处。乡村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是关系网络联结中利益、责任、行动的集合体。通过“结老友”这种拟亲缘关系形成的非正式关系网络拓宽了人们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将市场化背景下松散、分散的乡村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

2. 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方面的互助

社会资本是指一个人拥有的一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社会关系就是他实际或潜在拥有的资源[13]。社会关系网络扩大了,人们掌握的社会关系就增加了,由此,可利用的人脉资源就增加了,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也就多了。结为“老友”后,在各种传统仪式习俗中,两家人都会不遗余力地帮助自己的“老友”,只要是对方有需要,都会尽力在人力、物力、时间、精力各方面提供帮助,且不图回报。这种拟亲属关系的建立为白族人的社会资本增加提供了条件。身处熟人社会,通过“老友”这种拟亲属关系,使双方家庭都扩大了交际圈,进而得以结识“老友”的亲友,增加了人脉。社会资本就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增加。

在白族地区的“结老友”活动中,通过“老友”完成了初步的社会联结,为之后的人际交往打下基础,让青少年在原有的亲属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在结成“老友”之后,最常见的就是双方家庭在节庆互访、喜事送礼、经济交往、互相帮扶等方面的互助。大理地区是一个“礼俗社会”,人情来往在这里十分常见。各类“礼物”作为人与人交流沟通的桥梁,将身处于熟人社会中的居民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彼此之间的互助互惠关系越发亲密。

3. 道德教化及约束规范的作用

人类历史上基本的治理方式有两种:德治与法治[14]。德治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传统,儒家思想强调“仁”,道德在伦理、宗教、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理镇这样一个传统社会中,差序

格局是主要社会特征, 无数私人搭建起了这个地区的社会结构。道德是维持社会关系网络稳定有序的重要工具。费孝通先生指出, 道德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制裁力, 它使人们在合理范围中行动, 维护了社会的和谐有序[15]。

通过“结老友”, 父母会教育子女成为诚实、善良、懂得人情世故的人。在塑造良好价值观方面, 父母为子女选择的多是考察过的人家, 所以, 父母会多促进两方交往, 以此希望子女在与“老友”交流过程中能够受到正向价值观的影响, 成长为品行优秀的人。同时, 结为“老友”的两家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都与对方相关, 个人的行为方式不再仅代表自己, 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规范体系就此产生, 对个人的行为有了约束和控制作用。

4. 结语

白族的“结老友”是一个历史较长的传统习俗。亲属关系在白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通过这项传统活动, 大理地区的白族群众的社会生活关系网络得以扩大, 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也得到了积累与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 在“结老友”这一习俗活动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 人们的观点和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但值得一提的是, 这项活动在大理白族地区还是有较强的流传度, 仍然受到白族群众的重视和传承。

“结老友”是白族群众互助观念的体现。在白族人整个人生历程中, 孩童时期的“结老友”是开始, 中青年时期的“打拼伙”是成年已婚阶段主要的社会组织, 老年时期的“莲花会”“洞经会”又是新的组织。这些不同阶段的组织活动贯穿于白族人的一生, 将互助观念深深刻入白族人的生活中。通过“结老友”建立了以青少年为中心的新的社会关系网, 巩固了当地原有的乡土社会关系, 促进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化。

参考文献

- [1] 朱国义, 戴婧. 家族、村落、市场: 三重“原生”社会网络的式微与重塑——以桂西北仫佬族聚居地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 2023(6): 131-140.
- [2] 赵敏, 李素芬. 白族“结老友”习俗研究——以剑川县为例[J]. 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 2010(00): 561-574.
- [3]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M]. 第5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 [4] 罗青. 文化互嵌生成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 2023.
- [5] 亨利·萨姆纳·梅因. 古代法[M]. 沈景一,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6] Granovetter, M.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https://doi.org/10.1086/225469>
- [7]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2.
- [8] 刘林平. 关系、社会资本与社会转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9] 郭福. 关系强度与社会资本[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10] 陈栋良, 郝少云. 异化与重塑: 农村人情的变化、逻辑与调适——基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J]. 安徽乡村振兴研究, 2023(5): 96-106.
- [11] 王谦, 农生会. 壮族社会的拟亲属关系及功能——以云南省富宁县林汪村为例[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13, 22(6): 30-32.
- [12] 李应芝. 彝族拟亲属关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12.
- [13] 侯钧生. 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 第4版.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7.
- [14] 徐圻. 制度约束与道德引领[J]. 当代贵州, 2020(33): 79.
- [15] 马玉捷. “差序格局”视角下对社会道德约束与法治治理的思考——以某系医院事件为例[J]. 现代交际, 2017(10): 59-61.